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秋晴稿

張燧星陳

彭軌元車較

四書改錯 十九

小詁大詁錯 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頗遂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于一貫

並無明詎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本體亦在此即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于是成已成物盡已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强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瞥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卽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卽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徐仲山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氏曰此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 何相近之有哉 孟子專言本孔子兼言氣質 或問朱氏氣質之性起于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 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个氣質之性來

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宋儒認性不淸惟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屬之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然相去不遠故謂之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乃分別孔孟言性一本一氣質或專或兼如許精晰總是門外人說話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于是以有爲若是授其權于習一以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于是以求得舍失至倍

徒無算為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原包性相近三字而習之相遠即從此可見孔孟前後總是一轍何專何兼何本何氣質皆門外語也

至惟上知下愚不移此正言氣質之性與本性有別故加一唯字而朱氏于或問小註則又云古無言氣質是性者此從張程二氏創說又云係程氏讀太極說推負所得則不特不讀書并不識性所自始祗知擡高張程嚐聲聖門而于己身所固有之性全未之曉家語有云形于一謂之性此本性也即相近者也若其他論性則如子太叔述子産語謂民有六情生

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祇性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註質即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而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是氣質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者葢人有本性特其初生時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庳中庸南北方强弱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得其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王制所

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正謂此耳
乃宋儒又言孔孟言性未備夫孔子罕言性孟子則
言性寖廣其言性善者本性耳觀其關食色之性生
之爲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食
色之性何異葢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生于內即有
耳目口鼻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
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
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
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儇者爲直性子
產以釁勇爲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修六禮以

節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晦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祗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偁書惟天生民有欲禮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寃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寃習也即不謂性何害焉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解辨

之其言極淺近然極明白

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爲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張坐灑埽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埽時卽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氏說異朱氏尚云灑埽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卽是形上卽是精義入神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己成物由聖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況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卽是形而上者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即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即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末之聞

況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即使儒者創說亦嘗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便當知樂本人心況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即在當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況事理二字亦創自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爲用

以隱爲體又以費爲事之當然隱爲理之所以然使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人隱不可也以隱爲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固難通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昏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云塼塊皆道理巳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蹕倒置與洒掃屬

形上者又道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卽天地所由立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上形下並非其然所以然之謂有形爲器無形爲道此在有目有手者皆可見可指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爲器爲形下以資始資生者爲道爲形上實以天地可目睹可手指而陰

陽不然此不必有其然所以然分其間也今朱氏論太極直曰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一似舍陰陽外溥天之下並無一器一物可以睹之指之者本欲絶陰陽以所以然之名而乃并捹物之其然者而亦絶之何乖誕也儒者說理不明亦要使其說爲可安今此一語旣與夫子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然不合然何可使其然所以然之自爲說者亦乖誕如此

致知在格物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蒼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暢是明白令大學改本凡致字格字本末先後字一概變換其間考辨悉見之大學証文大學知本圖說二書茲不贅矣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領要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卽行此若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知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如謂事物既知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恐未然矣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即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所謂誠其意節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由致知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　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

焉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使有个善惡想頭便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涉使以古本言則致知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量度而無餘事矣以朱氏改本言則窮盡天下物理皆與知行知字不合比如窮六藝習禮學射講書數皆與誠意之知有別誠意者當知意之所以誠須自有知法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即誠意之知何則好善惡惡不欺之始事也能得是得至善此即誠意之行何則慎獨自慊去不善以進于善誠意之本事也故

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卻向嘗體驗之因于嵩陽書院問醫閭先生後人謂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省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錯相及何也曰心意知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卽謂之心及既發而卽謂之意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發巳而即正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强勉亦不事遏抑第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此眞實了義眞坐而言之起即可行者而乃虛揣先後拘泥膠轕曾有從事于此者而尚爲是言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裁把捉即桎梏矣觀本文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即正此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意同但存心之法有二一則存乎中即不馳于外一則存乎此事即不移乎彼事則時時在中

而心正矣若忿懥好樂則心之所用而近乎情者此又正不正外發之驗于在中之心無與焉

乃其反說誠意謂意之所發有不實此又隔一層之言夫誠意者非謂心之所發即能實也夫心之所發意也未發爲心發之爲意有何虛實第心無善惡併無虛實意則無虛實而有善惡自善惡一起而虛實生焉惡意易實善意不易實而大學首功則必實去其所易實者而實行其所不易實者如此者不謂之誠意而謂之誠其意以意不自實必有爲實之者也故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

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
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如是之
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
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皆是功
也則皆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
決此固然也若爲善則祇意之發焉能必得知本圖
說云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
慮意矣慮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
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

心如顏淵問爲邪子張問爲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末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已不可徒以狥外而爲人此則朱學與聖人之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爲已恕卽爲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況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已所以成物故古本大學于必誠其意下卽接聘彼淇澳及前王不忘兩節以爲明德在此新民卽在此而如好如惡卽與平天下之民好民惡相貫通故

曰大學重王道由慎獨以躋治平猶之中庸達天德由戒慎恐懼而即可以進于天地位萬物育幾有大學首功而反截內外分人已者且既講誠意即當識誠意二字夫意之所發有何大惡哉一起念而即欲弑君賊民犯上作亂則雖盜蹠亦無之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夫自私自利即自爲也然而此念不去將久之而忮忌生又久之而殘慝發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所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正謂此也觀此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爲

若心之所發即是意然謂之獨者以意非人所知也乃又添一幾字謂幾在欲動未動之間則怪誕之極夫心動不動忽不及覺覺之者惟知耳知倘未覺則其動也爲坐馳其不動也爲嗒喪嗒喪固非心坐馳亦非意也及其旣覺則其動爲意之發其不動爲心之存以動即爲意一未動而仍是心也今乃設一欲動未動之間其于心與意尙未能定而强名曰幾謂是心幾則心之幾即意也謂是意幾則意不能又發意且此時意未成也乃又添一想字謂當理會善惡想頭于欲動未動之間夫心意在身不難體驗欲動

未動中間有何停頓處可容得善惡且有何安排處可以使善惡想頭倉卒理會況祗一意字既已名獨又名曰幾今又名曰想頭集註註南容一人而四名太支離矣總之說無定見到處乖錯如此幾字從來作事幾解今解作將發之意則發始為意雖藏百善惡于意中亦正好理會所謂誠意者正誠此也乃又曰恐發出便惡生奈何得則又是事幾矣即此一解而前後襍出千差萬別真沒奈何事

天命之謂性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即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即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即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

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禀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禀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離理字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靠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絶矣蓋二氣卽道道卽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

人不爲物即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旣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旣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遠宗曰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

文輝曰命作與授解不作令解倘謂天命有德祇授章服敕天之命但付時幾孟子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示即與也特性命二字皆已成之名命仍是性而稱雜賢愚吉凶于其間詩惟天之命

論語五十知天命皆兼性言中庸首稱天命前儒細密不敢杜撰訓一詞故曰合言謂祗一付授不必于二氣之生繼善之成有所分也非謂此性字有異解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此猶是虛說須實指之方有着落舊詁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道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

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禀之即爲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贊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銓率性之明可據者況道有本義即下文達道亦即此道而以當行之路虛擬之豈有六經習見千聖百王所共行之一字而猶不能名言也乎

遠宗曰道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即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則即以中庸解

中庸而顯然矣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爲古帝王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營豈義訓乎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朱氏曰戒懼做存養工夫愼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戒愼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

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卽是愼卽學者此
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況大學中庸
係夫子子思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開卷初
下手卽牴牾如是

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
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愼獨其在誠意則祗
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心正矣本文以心在
爲心正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祗當存
性而並不察情祗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
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

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葢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在外意爲戒愼恐懼之所及而情爲戒愼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懥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即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即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用功貴在

實踐洵口門而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偽幾見察喜尚能喜察怒尚能怒者戲場悲歡猴狙嗔笑豈可爲訓是以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提要功分作兩橛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之爲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卽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

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毋論誠者誠之者只有兩層容不得許多名目試即以本經驗之此承上文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來此誠道二字即至誠之道之誠與道也誠是心本道是理用則其可以前知者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況經有上文又有下文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即是此誠者緊相頂接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是心不是本即一上下文而梦頭亂腦膠轕矛盾至于如此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又生繆蔓中庸一書胥脊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

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誠者物之終始若不誠則無物矣一反一正何等明快乃謂上句汎言人物下句專屬人此是何說據其作或問抵餙此解曰不誠是誰不他須有个人不他言極狡利顧其自解誠者物之終亦與不誠無物同謂無此理則物亦終盡無有此是誰無他亦有个人

無他乎
本文三誠者皆言至誠能盡人盡物贊天地化育惟此誠之二字是致曲以進于化者則此誠之二字是眼目當提之字乃一概汎言而又分章分節分天道人道夫衹言至誠致曲皆需成物故下以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者告之明有一故字接下而分析配搭欲謂之不支離破碎不得矣餘見中庸說中
此節中庸說極明白若曰誠者盡己性以盡人性物性從自成始而誠者之道亦合天道人道以歸于誠身從自道始然而盡其性者必盡人性盡物性而曲

能有誠者亦必自誠明以至于變物化物盡以物必有終自有而至無物必有始自無而至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仰無此物無中和卽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卽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因而誠之是爲貴也

附錄先生歸草堂說此書客問物之終朱氏謂理盡則物終與不成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子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朱氏獨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而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是誠

卽死亦是誠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爲誠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然旣已腐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請一思之

艾輝曰物之終始卽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是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是敗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

朱氏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个根未着土蓋有殘忍的心便没了仁之根有頑鈍的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狠的心便没了禮之根有黑暗的心便没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根心謂根之於心此即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比之草木之發于根而根與草木仍是一物故曰根心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朱氏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乖反矣然且于根外又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

士不知所指何物本文止心性二字性旣是根則此所指必是心向使上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士衆人便根不着士謂衆人無四者固不可謂衆人無心尤不可也士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須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士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自宋人倡言人性祇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遂謂天是理性亦是理巳是欲心亦是欲如此文直稱心爲物欲且直以殘忍頑鈍四惡屬心而究其爲說不知性根于心心根于

性支離破碎決不可解亦愚註孟子嘗讀孟子孟子明言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人各有心猶人各有口理義者口之芻豢耳謂芻豢是口根理義是心根固無此言謂滅口可以悅芻豢去心可以悅理義亦無此言況理義四者是根欲把這个根來悅那頑鈍殘忍的心將以何為在孟子必無此言

章大來曰根於心與下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四於字詞氣一例根是心猶之粹然是面盎是背也若謂背不盎只仁義禮智是盎則如何盎得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立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爲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二子之失故當時又造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出入五

字者天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兀臬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心原可出入而存心者則因而操之使入必不令舍之而使之出令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為血肉塊者使出自程氏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氏且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當緩解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文輝曰操非把持之謂心無把持法裁加矜捉便類廹蹙公羊傳云蓋操之爲巳蹙矣此操字只訓守字如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不失其操意

同

遠宗曰朱氏註經多與經不合王草堂考其事自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氏一部論語直解至死以求合不得故也乃其集註成時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得然則何以又改竄至死不可解

又曰朱氏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惛憒如此殊可懼然則朱氏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爲諱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氏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此此眞學者之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則西端克繩較

四書改錯十二

貶抑聖門錯上

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即曰禪家一棒一喝都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抹墨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全所採則說不勝載概不入錄若集註貶抑節節

有之名爲補救而實所以顯正夫子之失第說頗難以標列且是卷祇本釋非錄一書不便襍入觀者但從此而類推可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氏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此直面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爲懷以家國天下爲已任聖學在此聖道亦在此而程氏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

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以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啓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若糺兄桓弟則自春秋三傳及管子史記諸書皆然唯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殺弟然蹟即註明不容錯者說見首卷人錯條

張文楚曰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爲淮南兄忌諱故改殺兄作殺弟此在韋昭註甚明向使祇讀漢書不讀春秋傳與管子則未可論桓糾事讀漢書而不見漢書之註則仍是未讀漢書烏可卽摭以訴夫子且韋昭此註在監本十七史中非新增註又其註卽在殺弟句下不容不見者如此則雖謂之無意謂之鹵莽亦未必然矣

〔雜記〕石門呂氏原名光輪自號晚村嘗慕道學名拜餘姚黃梨洲爲師旣而畔之康熙庚子曾以湖舟會三郡名士呂以多金使之主一舟時泊湖南游八卦田客

有詢勲賢祠（即王文成祠）者呂便訴之客驚起曰何呂曰王伯安與羅整庵書直訴朱子爲洪水猛獸吾黨師朱子雖報訴之豈過耶客曰不然朱仲晦曾借謝氏說訴夫子臣事犬彘借程氏說訴夫子害義反覆啓禍亂至今無報之者吾黨師孔子未嘗師仲晦也呂方躊躇適黎洲弟黃晦木在坐笑曰孔子雖吾師畔之已耳尚去報耶呂大慙面如逼赤帛徐曰吾敢訴伯安但以伯安訴朱子則子明文皇帝輯大全尊集傳有隱祖新安之意不無刺謬故難安耳晦木曰如此則欲張新安之勢以抗

孔子倍無理矣實新安非泗上祖也衆揶揄而罷其後呂自購書林遴八比文每于紙尾極詬文成異端猛獸一似眞爲祖宗師友報怨讐者則以助朱既聖門而遷憾及此誠何必然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程氏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曰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有子說枝葉程子說根本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有子不及程氏處由不識仁義禮智是性不識性中無孝弟故所言皆枝葉實則古無言仁義禮智者惟

易文言始有仁義禮三字而無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爲四德是仁義禮智之名創自孟子然而孟子明言孝弟是仁義禮智之本並未言仁義禮智是孝弟之本觀其曰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智之實皆只孝弟皆只事親從兄二者是事親從兄二者爲四德之實實者本也根荄也非枝葉也今明襲孟子四德之名亦明言孝弟而其言本言實則概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惟反之又從而決絶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所言皆一切悖盡而論語開卷卽立此

說是不特程氏勝有子即孔孟之學亦全與程氏相反全藉救正聖門尙有賴與

有子言枝葉程氏言根本初聞此說不覺慚愧及讀後漢杜篤傳亦以枝葉根本解孝弟也者二句然而孝是根本仁是枝葉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則是誰言根本誰言枝葉所藉有學者一雪此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

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之所習傳之于人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恐其有流弊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絶不註一字但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已其有意補救已狡縮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人已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曉反曲

爲救弊祗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而于忠字上竟抹却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竟抹却與朋友交而不六字則其所云得爲學之本者非須曾子實自領以隱娩之矣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眞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詈其餘亦獨何與若傳習之錯見改註條

季氏使閔子騫章

程氏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　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槪以事犬彘詬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犬彘矣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恥事叛亂如王蠋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祗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卽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絰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隳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

叛此地與鄜郈相啓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祗借一子騫而陰噬聖躬縷訴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顔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犬彘子皆口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蔑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遠宗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
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
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
僞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
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犬彘失先鑒之知爲
冉求耻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
求于清之戰爲魯師立功此聖門克亂有成效者
而反責其無克亂才吾不知謝顯道在宋非無事
之日曾克亂否朱氏嘗云謝上蔡說仁處類禪又
云上蔡以導引爲能事是顯然異學尚可據其說

以貶聖門耶

憲問恥章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之可恥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朱氏曰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　又曰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誠而未免于素餐之媿

四書集註補曰原思學不足有為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為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果無用果不足有為則此一恥在夫子矣况素餐二字則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照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強之餐思以素為恥而夫子必使之無恥此是何故且思

之狷介原屬有爲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與道學清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清班授餐亦曾做一事與否乃朱氏語類又曰原思只是一个喫菜根的人一事也做不得聞之宋人汪氏有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在朱氏嘗稱之且引其言入小學中而獨于思則人咬菜根可做百事思獨不可做一事是直視聖門流品在十丐下其不當與儕輩相齒序且十百倍也

又且朱儒極抑聖門而于此節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

此句皆和平然則朱氏刻薄矣

樊遲問知章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章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四書集註補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

可謂切實爲己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精術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氏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雙峯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學而不于

樊遲生平略加審度反經叛理僥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塨曰樊遲在聖門最有名字其見于魯論者亦甚精密且儒者難于事功遲獨能用命以退齊師三刻踰溝從容成事有何粗暴而橫加此字况義利之辨直君子小人所分途曾聖門諸賢了無實據而可以近利二字鑿指之耶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聖門樊遲亦由賜後一人乃纔一啓口非受謾罵即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請既罵以志陋決當斥闢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眞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遯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憬然省豁然悟則

眞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楊氏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即此一字亦當有三隅之反況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即孟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駡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葢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不解也

小人即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宗少居民間曰爰曁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啓戰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旣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時任地力務開塞算地求民有不重農畝而專任五士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四書集註補曰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旣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言者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此似難免詬厲者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況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問傳親喪以期爲斷再期則加隆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說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詬厲

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蓋親喪致哀原無多時間傳所言不爲飾喪者言也朱氏夘祿駡宰我而其居祝氏母喪誤認再期以二十四月卽畢喪雖由不學失禮然短喪一月若克類之盡則宰我百步君家亦五十步矣係見喪祭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此亦設以憂仁心之窮未皆憂陷害也凡責人須當情此先不當矣況此問夫子祗解之未當責之先仲氏嘗云通讀四書而尚疑宰我之問仁夫子應佛肸

公山之名仍是不讀四書者此眞名言蓋聖學授受專是爲人此亦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同是一意而推到窮處故發此疑義集註信道不篤憂仁陷害八字則正與孔安國舊註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兩相反也宰我信道不篤或他時有之此不然也此則論仁恕而或過者也

賜也何如節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非一時之言兩女不能一時妻人則夫子自不能以一時論

列兩婿此不過記者偶然連類所及無交涉也自邢昺作䟽妄疑三子謂章相連後遂及此章因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已故問之此稚儒可笑之甚者今註襲邢說而又小作變換去長容而獨取子賤向使邢說是耶則長容子賤何去何取向使其說非耶則已知長容兩謂必不同時又何以知子賤之謂獨與子貢此一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稍可乘問即不論是否不計礙理不礙理决不放過雖此間亦無大關繫然胸腹猥陋微涉忮忌一似學人之身價從此頓減此實小看聖門之已甚者人各有

而孔何可讀其書而坐視其猥藉有如是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已取之庶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博施濟衆不是馳騖高遠此即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祗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已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騖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論語修已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

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取譬非借境卽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施孟子强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只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

爲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憑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張文嶽曰朱氏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憑地始得人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如此行遙全是差別烏得與聖門相合一耶

子貢問士章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　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氏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並無抑能言之意嘗因此推求本文再三不得及考小註有陳氏詔註解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行已有耻爲本也則又告行已非告使事矣終不可解且子貢無耻亦安據也

四書集註補曰斗筲二語未必警子貢若然則覗子貢此問將欲爲今之從政者矣

若程氏所言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枘鑿相

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有就其所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可驗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則未有使四方而猶闇留非皎皎者向使告孝弟信果而不告使事則其奚落端木氏不知如何矣今故爲拘揉而其言之難通至于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棘子成章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質朴與文飾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自楊

氏誤解質文引禮器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氏旣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錯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則錯認假途丑父爲眞齊項公矣若輕重之說尤非文質所宜有幾有相勝之不得而可輕重者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凡輕重所權必相時度勢而擇其緩急夫子當衰周之季文且漸衰故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永

嘆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絶矣漢晉輿服尚類煩重至唐而盡爲簡易開寶儀注猶近周緻逮宋而盡成村略姑無論其他卽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釆章曾無絲毫見于世七君子苟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反曰子貢失輕重不可嘆乎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夫子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啓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

由知之

子貢問爲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故以是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悅不若己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爲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豈此病無處見必註此以表著之與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

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況知言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則與以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天何言哉節

此亦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問而夫子荅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不喻此三終不喻不知何據而云然蒙引云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則在極附集註者猶且疑之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朱氏曰人最怕貧賤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也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爲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又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則已失之矣當其時違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曰然則夫子曷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循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又曰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

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著則從而盡情唾罵應所不免但自扶不起四字恰似擡舉不成人者雖夫子師長亦不忍出口況直呼其名曰求之徒又三稱曰他其鄙棄不屑如是則忝作學人恐亦非所應有矣乃歷陳罪狀則又並無一當者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吏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爲司寇而後由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反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反復以急仕責之況求不急仕而夫子之急反過于求觀其失位將之荆即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名冉求即期以大用則急仕固無容

然且期大用不必小貞之吉也人讀書論世思進退古今人物而于春秋事實未嘗窺見周制重世官然自公族食采外亦何嘗一民尺地皆非君有國有民有地民出徒役地出賦稅皆公家主之即軍賦軍役舊制所稱大國三軍者亦征自公家而第于行軍時使三卿受役并受賦已耳惟三家爲三卿則以蒐車爲行之際極重徒衆因之自征徒役而祇以邑稅仍還之公此襄十一年作三軍所云三分公室昭五年舍中軍所云四分公室者是徒役不是賦稅況三軍而外其爲役爲稅者何限故宣公稅畝見于春秋哀

公問年饑而用田賦則不惟見春秋而并見論語是什一什二皆君自爲政未可謂一民尺地非君有也特用田賦時雖哀公親問有若而有若不許及季康子使冉有親問夫子而夫子以苟行絶之乃卒用田賦則冉子不能無過矣冉兩仕季氏桓子不用冉而康子用之且聚斂與田賦一事又適相合夫子之責之當在此時其曰富于周公者正以周公指公家謂公苦年饑而季氏頗富此非救饑實附富也以公邑加斂季所共也此并責康子也註者全不曉也

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主賢智之過雖若勝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子張賢智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曰中定無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後所云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則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此二等然互相勝負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齊一也嘗讀禮記子張與子夏各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則哀痛已竭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也夏則哀痛未忘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即此一節亦一過一不及之証然而喪尚哀

戚一則哀不足而禮有餘一則禮不足而哀有餘子夏之不及較勝于子張之過有顯然者故此荀引經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三德者正直剛克柔克也正直以無偏無側據作首德而高明剛克沉潛柔克即過不及也皆氣質也然而正直德也高明沉潛亦德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其解猶字當如此夫子答愈字祇告以不偏勝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

焉知賢才而舉之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氏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此則貶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此在本文順讀便明一在知舉一在舉知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無端吹索必求有弊然其說難通朱氏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曰盡知使先坐以隙而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之此非圈外註以為知必盡已出則私小矣亦思祗此邑宰盡是此宰不盡亦此宰既難公大安所私小且未聞盡知盡舉反私小而留餘不盡反公大者查夫人有

良心仲弓據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山川勿舍或妄語不足信然焉知一語亦非喪良心之言乃直誅其心謂可喪邦則竟從無可訴詈處必憑空造揑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試問此東魯一邦在魯先諸大夫曾下展禽逐公孫子家猶苟且圖存歷東周七國延至呂秦而後亡而仲氏一語乃遂舉是邦而盡喪之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非才之罪也

才猶才質人之能也　程氏曰才稟乎氣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朱氏曰程子說才字與孟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

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爲言故此以非才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爲一字則才本屬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謂孟子言才發于性已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曰氣稟則仍是氣質之性不惟非才亦并非情可怪之甚然既作異說或姑兩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

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特警之曰弗思惟恐人不用功不能擴充故又申之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明明大文明明以才字屬用情之功而又謂之疎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爲非貶抑得乎况功力非矯揉也若宋人不識性說見十九卷性相近條